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具茨文集卷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貝炎文集卷六

明　王立道　撰

雜著

原政

夫升降者道也善惡者政也隆汙者治也治由政出政由道立道降而政之善政善而治之汙者古今未之或聞也古之帝王求於道而不求於政故道得而政隨之

後世求於政而不求於道是故政非其政治非其治而令之天下若異於古之天下云耳昔者大禹以六府三事告其君而曰德惟善政其在洪範曰農用八政而必曰建用皇極者何也皆道也故德行而府事叙皇極建而八政舉矣夫子之所謂人存政舉修身以道者皆是之謂也然而政之在天下也以道為體以時為用故離道非政也違時亦非政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昔者三代之興也夏以尚忠為政商以

尚質為政而周以尚文為政若是乎政之不同也政不同而同歸于治者何哉道而已是故殷因於夏禮而周因於殷禮禮云禮云即道之謂也天不變道亦不變以不變之道而損益夫不得不變之法故纘禹服者非蹈常而反商之政不可遂以為好異也不然則違時之治其與夫徒法之獘恐亦無大相過矣故曰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法者所以適治也不必盡同是知道存之謂政建其有極之謂政通變之謂政宜於民之謂政

此聖之德而王之業三代之所以能長久者此也漢唐而下其政可得而言矣封建削而郡縣以分民井田裂而租庸以率賦肉刑廢而箠笞以禁暴其於三代之政之大皆蕩然矣然而論治者猶或後焉以為棄其道而弗由則法之存無益也是故由其道則循漢唐之法而可以適於治不由其道則雖純乎三代之政猶不免為徒法而已善乎歐陽子之言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文夫

所謂出於一者道即政政即道也後世離政於道而虚文以為治焉則雖謂之無政可耳愚故曰升降者道也善惡者政也隆汙者治也推而本之作原政

巧拙辨

客有問於予曰僕聞聖人賤巧而貴拙信乎予曰不然夫觀變而化裁者聖之能也因時而守則者士之修也奚而巧奚而拙吾聞古有羲之畫卦舜之使民禹之治水經緯天地而不窮範圍民物而各得其斯以為天下

之大巧與亦有大拙若龍逄比干之死箕子之囚奴夷齊之餓屈原之沉湘而世固未有不以為忠且義也故曰聖有所通時有所窮無巧無拙惟變所適且子獨不觀夫化工之着於物也物物曲成類無雕刻然者斯亦天地之大巧也然而人猶有憾獨非拙與仲尼聖而多能有天縱之巧而齟齬坎坷終身不一遇雖謂之拙可也吾聞羿之射僚之丸造父王良之御扁之斲輪庖丁之解牛和緩之醫梓慶之鐻匠石之運斤皆以一藝之

巧絶於時而名後世而况夫天下之大巧哉若之何其賤巧也客曰然則巧拙皆無不可與予曰不然夫巧或用之而善或用之而不善用之而善則爲道變爲神化爲德慧爲仁術其不善者賊而已矣此漢陰老人之所以疾轆轤而孟子恥機變也惟拙亦然參之魯回之愚吾知其非宋人拾券而田父藏石之類也客曰然則吾其從巧與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拙其由於性乎巧其由於欲乎故拙之用其過少

而巧之用其過多天人之殊也夫拙古今一而已矣而世之所謂巧者吾無得而窮也巧於言者喔咿滑稽巧於色者嫵媚嬉怡巧於容者便儇輕捷巧於文者淫浮夸耀巧於謀者陰詭狡險千態百變若出若沒予將從之吾且懼予之未能也且世亦有因拙以為巧者亦有因巧以為拙者吾聞老聃守黑而得長生商丘開窮老而子華以為上客甯武子愚而衛國賴之絳侯木訥而卒定劉氏後斯非所謂因拙以為巧者與吾又聞鄧舒

以三儁才殺身智瑤以五賢亡族鼂錯以智囊死東市里克以中立禍晉國儀秦駢戮李斯具五刑斯非所謂因巧以為拙者與子獨不見夫鼯鼠乎挾其五技而不免為鴟鳶食者所長非所用也子又獨不見夫楚國之狙乎伐其巧以搏王之矢而不知養由基之鳴弦其後也故曰木訥近仁盛德若不足顏子如愚而非愚揚雄草玄而尚白歸真反樸以道為質人之所拙我之所德

道學俗學曲學偽學辨

古之為學者一今之為學者四四者何也曰道學曰俗學曰曲學曰偽學夫民生倥侗顓蒙非學則愚然而道者學之事也故記曰人不學不知道古之聖賢自其少之所習而至於終身由之自其名物度數而達於義理性命之微自其身之所以自治而推之以治天下國家自其一事一物而範圍天地之廣皆學也皆學則皆道也是故語其道則精一以執中多聞以建事前言往行以畜德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而未嘗不得

之於學語其學則有好問好察之誠有昌言之拜有終始之典有制事制心之功有敬怠義欲之戒而其為法也甚備亦未嘗不本於道然則何道非學亦何學非道兹其道學之所由名也自夫功利之說有以耀斯民之耳目而淪溺天下之心於是乎世之所以為學者始有不出於道而徒以章句記誦為功文詞組繪為玩聞見口耳為習期以發策决科榮身肥家無餘事矣夫是之謂俗學抑亦有志不足以定守術不足以濟務而徒苟

容取寵上以媚人主而下以悅當世因之以載高位竊厚祿而方且自以為得茲孟子所謂以道徇乎人賈山所謂修之於家而壊之於天子之庭者也夫是之謂曲學末世滋偽抑亦有儒其衣冠言必稱聖賢而夷考其素有庶人之所不屑者所謂窮理盡性皆非其心得之說而人心天命不過為誣世之辭德不足以修身正俗而術足以鼓動後生才不足以經世濟物而辨足以傾惑是非清不足以立懦廉頑而詐足以盜名竊位凡其

所為皆名與實反心與迹違而終不足以欺天下後世夫是之謂偽學於乎古人之學一而已矣聖之所以為聖者此也賢之所以為賢者此也帝之所以為帝而王之所以為王者亦此也夫曷嘗有道外之學哉今之所以歧而四之者吾不知其說也葢自夫夏侯氏以明經取青紫而桓榮以車馬印綬侈稽古之功則俗學於是乎起矣叔孫面諛以得貴幸公孫弘本學春秋而枉已阿世徒步取宰相封侯則曲學於是乎起矣至於偽學

之興莫知所自吾聞之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而吾夫子所以有少正卯之戮亦以此則偽學自先王之時已有之直不若後世之成俗耳夫是四者之學其邪正是非蓋章章明甚而猶有待於辨者何也程氏有言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蓋明道特以論異端之害而不知偽學之害深有類焉故夫俗學曲學人皆知其非而高明之士乃或溺於偽而不知者惑於似而已其於道學

蓋不嘗莠之於苗而朱之於紫此夫子所以惡是而非而學者之所以不可不致其力也於乎學以道名固已為夫學者之不皆道而為吾聖賢之學之病矣然而聖賢之學猶自若也今乃援以文姦假以濟私皇皇焉馳騖天下於詭言譎行之中籠之以虛名結之以實利使人入於其徒而不自覺而猶汲汲相高曰我之學為道也我賢也我聖也噫聖賢之學其不幸一至此哉昔唐韓子論佛老之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

道以道之愚以為欲息偽學者亦必如是而後可

堯湯水旱解

災祥之説所從来舊矣五行家者流推折徼隱於國有大災者必著厥咎焉天人之交若符契影響昭昭乎不可誣也然以堯湯何咎而水旱因之故古今以為大惑焉解之者曰理有常然數有適會語天而遺人者賊徇人以求天者固夫殃慶之驗見於易休咎之徵發於書祥生於和異兆於乖此皆理之常然而不可忽者故有

國家者曰兢兢焉畏天而保之猶懼其或戾也而或以為未盡然者是賊其君而已矣然而有適然之數係於天而人弗與焉者堯之水湯之旱是也夫九年之水七年之旱雖大無道之君其應當不若是烈也而以堯湯致之其說誠有所不通矣愚嘗觀春秋所書自其月不雨至于某月皆以為大災而記之率不過數月耳旱水而計年非古今所未有之災耶以堯湯古今未有之聖而罹古今未有之災是故可以天數言而不可以人事

論也夫洪荒之世剖於一氣之混淪者震盪衝軋雖天地有不能以自定其形者堯之時去洪荒未久也湯之時去堯亦未久也則夫雨暘之不時水旱之不得其常固皆未定之天而二聖人者適遭其會而已曰然則舜禹舉而汎濫除桑林禱而雨方數千里者何也斯非人事盡而災弭者與為其弭之有自知其所以致之者非無繇也噫是又可以觀天矣聖人不以適會之數而廢其常然之理而天之既定則又未有不復其常者也然

則堯之水湯之旱其始雖由於數而其終卒歸諸理知夫數無常而理有常則人君之所以事天者其有不容忽焉者矣

書孔明出師表後

於乎孔明惓惓以討賊興復為已任故表此以堅後主亦自量其才力優然耳孔明既死而姜維卒以數出敗哀哉夫中路而輿傾轅脫則騏驥雖不能千里非其罪也以駑馬御朽索服敝輿而希千里多見其不知量已

且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孔明二篇中要旨正在於此以後主之庸懦而黄皓實左右之此東京之後車也是雖孔明猶難之而況於維乎善乎曹參之對其佐史曰陛下孰與高帝參孰與蕭何賢此可謂能自知抑能知君者當時惟蔣琬能得此意惜其不久于位耳夫以全蜀之資而孔明為之佐善守之可以後亡詩所謂自詒伊慼者維之謂矣予讀二表歎孔明之忠誠而惜後人之不善用之也

用書之以鑒云

跋葉母還金傳

予每讀史記貨殖傳至巴寡婦清未嘗不歎子長之多愛而譏其謬也夫傳貨殖已非所以為訓清以一婦人而且得托名不朽貪夫窶人將日皇皇焉畜聚積實恥一婦人之不如使天下見利而不聞義則子長之罪也於乎若葉母者其事可以傳矣貪夫窶人又安得不聞其風而重自媿恥一婦人之不如而不敢覬幸於非有

之取也予史氏也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蓋於是乎有深感焉

泉釋

有東吳主人航揚徐之津涉齊魯之郊倚軨息駟來游于燕不知幾何年矣燕大夫疑其為而造焉洒問焉曰夫顯隱違方林市戾趣故士不貳業而聖不兼濟今子棲志於冲泊之鄉凝心於虛寂之場被纓組不汨其貞遊公卿不和其光若隱若顯與時翺翔瞿瞿抑抑退然

自將而名聲熻乎四張子獨何以有是也吾儕耽優游則罕簪紱之榮嗜進取則寡山野之適將姁媮喔咿則内不自得或偃蹇傲睨則外遻於物意子必有奇道善術可無秘焉主人聞之瞿然興曰有是哉有是哉吾聞夸世者徇名而襮己者遺迹砥行者礐立而内朒者不章令子不鄙讇陋幸臨睨之顧無博論碩談以砭我頑冥療我憒憒而戚相推揄吾且茫然失吾對已又安所取道術雖然吾日嘗有樂乎泉若終身焉其於物澹如

也願因子之言繹之

大夫曰夫髙世之士林卧而巖居蕭然無營以泉自娱盖嘗觀於泉之出也經巑岏越嶔崎歷崯岈縣崔嵬薄深崖注層谿俄而千巖噴溜萬壑傾㪍矚飛流之百仞似天際而下垂耿雄重之連延逴銀漢之逶遲揮耆迅奮翕曶紛披𡹞沸澥汩電逝飈馳湒然雨集㴋然霧瀰飛鳥振翼而不敢下騰猱掉足而不敢窺吕梁因兹喪險匡廬以之失奇静而聽之馮馮殷殷鏘鏘錚錚隆隆

淫淫淙淙泠泠若沸若喑有金石絲筦之聲倡和中律
清濁比音若聆洞庭之廣樂而聞蘇門之仙嘯也子豈
有意於斯乎主人曰子言則善矣吾方嬰情市朝饕祿
干位又安敢假隱金門貽譏北山子幸知我願言其他
大夫曰夫泉之出也汎潰林麓橫溢溪澗風文淪漣春
流汗漫於是有河柳緣堤海棕蔭岸珍卉霏靡芳林葱
蒨菱華始發夫容照爛紫荇白蘋旖旎紛亂錦鷞文鴛
鵁鶄鳧鴈唼喋淠藻隨波隱見爾乃有吳娃燕姬曳纖

縞出洞房衷白紵被羅裳襲齊紈之輕袿懸隋珠之鳴璫御以蘭楫桂棹縱横舒皓腕蛾眉颺擽素袖流芬芳發采蓮之妙倡遡迴波以徜徉歌曰采芙蓉兮渌水湄青春莫兮愁芳菲望空明兮露沾衣所思不来兮將安歸此真佳冶靡麗之觀也子豈有意於斯乎主人曰冶容誨淫五色眩目是易老之攸戒宜吾人之三復請更命之

大夫曰夫泉流既清激為陂池繚以曲檻朱欄參差土

山石林礧砢離奇乃有層樓列館飛甍蔽虧虹梁偃蹇架其上華榱煒煜照其涯夜月浮光朝雲鏡輝魚從容以出遊鳥顧影而翻飛時惟陽春日在上巳乃速嘉賓延名士步障横舒行厨錯置翠斿朱輪方軌狎至擬華林之高會尋洛濱之遺事瀕流水而列筵洗霞尊以修禊引筆長吟憑檻四睇唱籌則金谷推豪摛翰則蘭亭讓麗濯纓言歸聊以娱志吾子誠厭鄭衛之妖冶屏嬿婉之繁麗則此似未足累子也主人曰臺池之樂亦貴

游侈泆之習耳吾儕區區安可語此

大夫曰夫嘉賓良燕非酒弗交於是酌清流之芳瀾汲深澗之春濤醖以秫蘗醇酎清縹儀狄奏盎杜康挫糟則有宜城竹葉中山松醪河東桑落西域蒲桃味擬神瀵香踰玉膏逌矣瑤席操鸞刀割鮮導腴或寒或炰窮天產傾土毛水陸多方甘辛既調芬芳馥郁炶臛煎熬麯車接軫炙騎連鑣舉斝若星搖酹鍾如電交於是與鄭朝齊彪劉伶之徒浮白箕踞裸噭為豪或奮袖低卬

或絶纓遁逃一飲晝夜其樂陶陶乃歌曰今日何日兮有酒盈尊懽樂易終兮悵獨惜此芳辰秉情永懐兮誰與陳此真遊讌之至樂也予亦有意於是乎主人曰酒以成禮不及於亂荒酣沉湎君子非之

大夫曰夫烏程御荈蒙頂真茶摘以春旗焙以冬牙篚以文竹沃以金沙龍團雀舌隱如蒸霞爾乃斲石鑄之清液收山谷之精英湯鼎旋淪瓷甌細傾香浮白花光淪緑塵可以釋滯可以通靈則有江湖逸士縉紳先生

相與掇莊老之浮談馮孔墨之遺評左揮麈右操嬰揚眉扼腕鼓吻風生九流雜遝百家縱横紆譎微眇誇詡紛紜齊諧夷堅之志岐陽鄒嶧之文探奇獵古語傀捜神談天炙轂軼衍陵髡方朔聞之而卷舌夷甫嘅然以失聲此真談說之樂也子豈有取於是乎主人曰清談成習晉以陵夷尤而效之吾不為也願言其餘

大夫曰惟彼大江之南厥田上上迺陌迺阡衡從萬區土膏墳淤陸海廣腴當其時雨既至溪流渺瀰乃命僮

奴巾棠車戒鏄耜觀新畬疏湮導瀦決塍分畦遠而望
之則漲兮瀯兮瀏兮洌兮紛曼延兮浩兮瀸兮決兮泬
兮流沄沄兮茫兮若朝夕之池汎兮若鄭白之渠糾笠
煙屯襏襫風驅亞旅疆以旁午而趨繽紛跆籍縺獵棠
池於是百榖既播載耕載耘黍麥穜稑其稼如雲紛披
葳蕤綠葉翠莖則有和風交於遠疇白日麗乎原隰野
雉羣雊天雞拊翼浩浩穰穰畮刈甽穫在塲盈塲在室
滿室此真豐庶之樂也子豈有意於斯乎主人曰務本

力穡信畀乎侈肆淫泆之為矣然仲尼有言不如老農請姑舍是

大夫曰夫上池之水其源莫測清明淳和挹而不竭爾乃參以岐黄之秘綜以倉扁之術察隂陽診虛實審四時覛五色輕重剛柔齊和不忒可以濯胸中之淫褒滌腠理之癥結溉五内之沉痾浣膏肓之錮疾功在一勺渾渾冥冥浸淫大宅起廢持傾巧奪俞跗效擬巫彭大旱爍金而不為加少百川灌河而不為加盈其山則雄

黃空青丹砂礬礜石英五金百材之所生也其鳥獸則鹿麋熊羆犀豹之所遊也孔雀燕鴈鴝鵒啄木伏翼之所棲宿也其木則有松桂椿栢槐蘖枳橘棗栗女貞布實垂榮其草則有昌陽參苓藁本辛夷苓艾葵藿芎藭芍藥羌蔚菴蕳蘭芷杜若而又有良玉夜光靈草冬秀灑潤則千林同春飲滋則百物俱壽辟若家菊潭者必擅耆頤之年飡石髓者必登仙聖之域也今子守此自足恬然無求而王公貴人莫不欲探其涯涘挹其津流

餘波剩沫委地不收窮閻遠境霑霈未休則子之樂者其在是矣於是主人逌爾有閒曰夫大隱不出市良醫不易相民各有心亦惟其尚子迺盡我以耳目之娛侈我以荒唐之觀是甘玩物之宿鑑而闇折肱之成業也溺美疢之鴆毒而忘苦口之利躬也幸聞後論請終身誦之

訟雨師文

皇天造物兮雨以潤之霖潦為厲兮繄誰是司雷填填

兮游震電熒熒兮若連熾天冥冥兮同雲羲和失官兮豐隆得志霏微霢霂兮忽而為此滂沱波流汩汩兮陸殫為河百川上溢兮淼不見其渚涯魚龍紛綸兮使河伯望以嬉夜淋淋其不休兮又繼之以日有釜懸炊兮有蛙在室我黍離離兮蕩無遺穗我禾油油兮魚得食只予欲斬彼雨脚兮若繡紉而無鉏射彼豐隆兮弓筋解而不可張御六虬兮上天叫帝閽兮開闔出望舒兮畢宿洗大明兮虞泉飛廉疾驅兮取彼屏翳馳蓐收於

高唐兮棫陽臺之妖女山縮氣兮川安流蛟龍藏兮無遠游諒昭昭兮既定令我心兮解憂

跋柳宗元乞巧文

士之不得意於時者其辭多憤激過情有怨尤之心焉予觀柳州所為文往往自謂其愚且拙至於山水而亦欲以愚蒙之其作乞巧文固也然予知柳州非愚者叔文之用事也入其門者類非斤斤遲鈍椎魯之士而斤斤遲鈍椎魯者亦必非叔文輩所能容予是故知柳州

非愚者其作乞巧抑以解嘲云耳夫柳子所乞其一事為文章讀乞巧文即文之至巧者又何加焉且愚者多不自見柴之愚武子之愚惟夫子知之二子未知云故惟不自知其愚而後為真愚知其愚者必非愚也亦觀人之法然耳予因讀而疑之遂竊識焉使知柳州之巧有不待乞者

昭穆遞遷考

按昭穆之制其說不經見惟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見商之禮在孔子時已不足徵然即是求之亦可以見有國則有廟有廟則有昭穆有昭穆則有祧祔其不遷者獨太祖之廟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夫德厚者流光故太祖之廟百世不遷所謂盛德必百世祀禮也亦義也自昭穆而言則左為昭右為穆昭之一廟二世之主居之昭之二廟四世之主居之昭之三廟六世之主居之於穆亦然穆之一廟三世之主居之穆之二廟五世之主居之穆之三廟七世

之主居之取諸向明故謂之昭取諸深遠故謂之穆南北之異也至於八世而下則有祧如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一廟六世遷昭之二廟而八世祔昭之三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一廟七世遷穆之二廟而九世祔穆之三廟矣凡此皆劉歆之說而朱子有取焉者也抑嘗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若是則如昭以八世升祔者得列於七世之穆之上矣曰非也宗廟之次惟以左右為昭穆而

不以昭穆為尊卑故朱子謂五廟同在都宫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内有以各伸其尊盖每廟皆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亦何先食之嫌之有哉不然則紛然於左右而迄無寧主如七世之穆當遷者則一遷而為昭再遷而為穆又再遷而為昭一世祔而六主皆不得安其神果禮也夫獨世室之説猶有可疑劉歆謂七者其正法數而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有功德則宗之

不可豫為設數故周有文世室武世室而商則有三宗焉無定數也若如諸儒之說則文武之廟即在七廟中而天子亦止五廟與諸侯何以異乎況如商有三宗則又當㕘八廟矣竊意禮莫備於周亦莫善於周然當籍去書焚之後漢之時諸儒之說已與劉歆異而終未若歆說為得是以朱子取焉然朱子不遂以天子之廟言之而猶假諸侯之五廟似亦闕疑之意云耳夫禮從宜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蓋禮者理也孟子論班爵

禄及喪禮經界皆不屑於往迹而後世不之非者惟其理而已知禮者其尚識其大云

擬端午日西海泛龍舟並晏兩宮致語

伏以天中佳節浮畫鷁於滄溟蓬島勝游擁金輿於瑤席錦標漾日競功一鼓之奇綺幄圍春致味八珍之享禮超千古喜溢九垓恭惟明聖康惠慈壽皇太后陛下柔道承天徽音嗣世理陰教以治內為天下而得人章聖慈仁皇太后陛下窈窕性成惠溫夙著惟君子之好

述為天下之大母迺者膺天休而齊壽受聖養以同尊
張西海之瓌觀㕓東朝之法從紫鸞並駕旖旎乎金支
翠旌青鳥雙翔縹緲乎龍輈鳳蓋望龍津而止輦攝翟
袂以登筵玆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重華離明繼照治
既隆於法祖孝尤篤於養親屬此昌辰昭玆盛舉維揚
百煉而鑄鏡後宫五采以縈絲閶闔九重桃印已纏金
縷昆明千頃樓船共載華旗桂棹蘭橈瀲灩汾川之曲
菖花艾葉葳蕤淥水之湄歡聲動而海若葳神技呈而

馮夷舞霞觴稱萬壽賡周穆之遺歌仙樂奏九韶掩葛天之浩唱用怡慈極匪快宸游臣等素濫吹于伶官幸執藝於天樂僭陳俚語奉瀆宸顏辭曰澹蕩神池銀漢通寶輿齊降紫雲中天迴祥鳳凌黄道波動飛龍起翠空玳瑁筵開宜永日水晶簾捲自薰風更於何處尋玄圃阿母年年此地逢

帳詞

伏以郎官出宰承宣之寄斯隆循吏樹聲激揚之義攸

在國家令典憲府微權即墨之無毀言匪求助於左右
中年之多善政第取信於兒童恭審邑侯楓潭萬先生
閣下學泝淵源行成軌範步趨而窺道極斧藻以為德
華生應地靈登陳榻而嗣武出為國寶訏雷劒之重光
擢禮闈以蜚英涖夏官而試政方綴金閨之籍旋膺墨
綬之榮一命焜煌喜美錦之初製百里盤錯知遊刃之
有餘武城以學道愛人太丘以平心率物剛介之操凜
風裁於獨持精明之才擬水鑑而不爽探丸戢虩咸稱

邑有神明帶劒還農𡎺謂民之父母惡如已病清恐人知隣境借威遂弭鳴桴之警掾曹束濕用消刻木之姦卓犖聲名增高九華雍容文物作表百城迺述短詞奉揚美化詞曰

桃李三春風景絃歌百里人家鳴琴欲了日初斜一官清似水無事早休衙　天際舟横野渡雨餘人種桑麻使君美政總堪誇恰如春有脚行處滿城花

右調臨江仙

具茨文集卷六

具茨文集卷七

明 王立道 撰

祭文

祭周濂溪文代外父作

惟斯文之興喪實與世以汙隆慨微言之既絶紛千載而塵蒙諒有開其必先迺徵於星聚繄夫子之挺生蓋早成而默契極精藴之沉郁爰啟秘於圖書言有至而

弗盡意獨得而有餘若大明之始升夜冥晦而復旦若多途之迷方指大道而羣鄉昔仲尼之真樂惟顔氏其庶幾乃夫子之光霽羌異代以同歸其也蚤服膺於聖教幸假守於兹鄉覩河洛而思績入魯阜而升堂嗟庭草之已宿覽風月而慨然聊寄辭於一奠邈景行於前賢

祭陸白菴文

嗚乎往歳壬寅兄自京師奉太夫人以歸遇兄於吕梁

之滸握手立談念其别之遽也而不意其若是久也今
玆兄復自粤南奉太夫人以歸既已抵錢塘館於武林
武林去家不數驛自謂可以覿兄於旦夕一寫其睽違
之情而不意兄之遂至此也於乎哀哉易稱謙謙君子
詩美温温恭人兄有名位之崇而守之以澹有才識之
藴而養之以拙有問學之懿而承之以遜所謂君子與
恭人非耶夫仁鳥覽輝無攫搏之志太阿韜光非擊刺
之用是故忠誠足以動物而豈弟足以宜民内而閨門

三族得其和外而藩臬僚友稱其信也惟兄之事君如
親而事親如其君夫是以東西南北順於從令數涉數
千里之險而不言勞惟兄之處官如家而處家如其官
夫是以圖書衣衾約於守已累十餘年之禄而無厚殖
於乎孰意其道途之勤迺成死疾而五品之禄竟以終
其身耶哀哉哀哉憶余年之甫冠陪藝苑之翺翔躡騏
驥之逸步始托跡於命鄉同座主而登第聯鳴玉之末
行每燕語於清霄失白首而靡忘方聚散之興懷忽永

閒於在亡詢芝焚而蕙歎憫遺孤之皇皇睇繐帷之寂寞淚霑胸以縱横酌桂醑而躬奠寄哀悰於短章

祭談安人文

四時代序兮秋氣分白露下兮凄以清木淅淅兮解節草菲菲兮隕榮嗟蕭艾兮猶繁奄芝蕙兮先零將造物兮忌美胡芳華兮易傾河漢長兮月皎皎佳人一去兮重閨扃機絲斷兮支石冷綺羅寂兮塵冥冥佩縱横兮玉珥暗蘭膏委兮徒華燈噫清秋兮復長夜魂營營兮

安憑魚遊比目兮一朝析鸞鳥逝兮將離未成故鄉兮遙遙丹旌舉兮愁雲凝水沿迴兮若咽黃蘆被渚兮多白蘋我欲招兮不可得有酒旨兮殽馨魂無東兮少延佇羌惚恍兮來歆

祭奚賫卿文 世卿同年弟

於乎惟古道喪民彝殄湮孔懷孰念同體分并戕賄階厲婦口鑠金荊棘嬰膚憯兵盈庭肥醲歌舞歡飫權榮茂彼同父邈如參辰滋培槎枿枝葉翦傾不如葛藟猶

知本根於乎孰云斯世而有奚卿緊卿之兄允篤且誠拊膺語素雪涕縱橫謂卿髫丱友于性成分甘讓燠洽比晨昕辛甲之歲兩偕計行耿耿燕吳依依冬春緊卿偶載左右令名如彼兩鴻比翼北征一鴻漸羽翩翔帝京胡爾乖影廖廓南鳴傷彼虞羅罥罣水濱鴻集雝雝未幾俜伶於乎孰云異數之遘而獨罹于卿其等誼忝通家受方諸昆慕類起思驚訃霤纓絜觴臨奠遙慰遐靈

祭序菴閣老文

天祐我明河嶽降神應期翊世是生哲人抑抑崇儀恂恂令德不顯有聞金相玉質令德之徵含華流英作為文章揚于帝廷迺啓中秘授以國史金匱之藏是司是紀迺參講席弼時仔肩青坊紫署出入周旋迺洛宗伯神人允宜直哉惟寅比美伯夷於惟小心夙夜靡監帝用嘉之曰汝予輔於惟明聖禮樂肇興我公承之一德翼翼憑垂紳正笏贊化密勿天下乂安公無聲色嘉謨入

告帝曰汝忠爾順於外予其爾從百僚瞻公山峙屹屹不震不動大猷允式川澤納垢日月藏晦公度則然兼容孰逮伊昔見公公貌忽瘠人曰曷以我憂在國胡遽遘厲隕玆典刑於乎殄瘁邦孰懷榮不朽有立史言弗泯矧惟錫典誕光泉扃其等晚托門牆恭承茂誨聞訃盡傷涕泣有哯揚辭布奠昭此悼衷冥鑒弗昧惻我忡忡

祭外祖母朱孺人文

維靈性端以誠德勤以儉婦婦母母皆可以範於族姻風於里閭惟吾先外大父以道進退靈實相之故出宰百里有鳴琴之治入營三逕有懸車之樂每歲以農時蠶月課田及桑知其早晚豐瘠與作者之惰勤閔閔焉忘其身之既貴也躬爨手績朝夕不倦若有非力所出不以衣食者怡怡焉忘其年之既老而耋也平生尤好施予雖不足必以分人故家常無餘資又無私愛惡雖甚怒人終不為匿意故疎戚卑幼常歡然無怨心於乎

是宜其以望九之年而神完氣强目益明耳益聰不知世有所謂衰遲疾痛之憂信乎古所云仁者壽好德而康寧者也於乎孰意夫造物者竟靳以百歲與人而遂使止於斯耶不肖兄弟自襁褓以至成立其嫗煦保字之恩與諸孫等歲時從吾父母拜於堂下分飴戲嬉雖家人亦不謂有他姓也迺不肖獨以薄宦之故不得望顏色者既五六年于兹而今終已矣於乎痛哉訃至之日葬且兩越月歛既不及憑其棺窆又不及臨其穴是

不肖所以報其大恩者顧獨不能如諸孫也於乎痛哉辦香千里聊以寓敬并敘其悲愴不能已之情而以告于靈庶其鑒之庶其鑒之

祭吴封君文

於乎公之生也鏟迹埋光非有簪組之好而令子實以甲科之英通籍金閨執簡石室於是乎膺寵嘉被章服其榮燁然動於一邦有逸民處士所欲兼致而不能者公之殁也得正考終非有兒女子之戀而令子早奉太

孺人以歸桑梓依依庭闈眷眷於是乎共湯藥親含歛其哀愴然感於一鄉有孝子慈孫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蓋公之教端而豫故燕翼之效由子以及身公之福盛而備故事幾之逢以人而合天於乎即是二者知公可以無憾於始終而其等亦可藉以少慰令子之煢煢者也徒以各守其官相望千里不獲一展私情謹束帛以遥奠緘詞以寓哀而已公靈有知庶其歆哉

祭李封君文

惟靈敏達之器瓌瑋之姿至性克敦孝友怡怡率禮罔愆好德靡倦介反遺金惠捐逋券大江之右欝為閨家駢簪襲組世振其華撫茲軌躅義訓夙弘有子蜚英瀛洲載登念昔來斯皇恩方霈錫典躬承對揚丹陛章服有榮禄養欣欣移忠之教蚤夜彌勤于幾何時遄遘末疾桑梓興懷南望慨息追茲夏杪戒行有期重以膏肓啟手銜悲其等情切知生義深慕德布奠焚詞爰告靈魄嗚呼哀哉薊門日慘潞渚風凄靈其遄歸首丘是依

嗚呼哀哉

祭董母陳孺人文

惟有陳之賢媯兮抱淑質之光輝女德懿以幽貞兮順婦則而靡虧蚤夜毖以勤恤兮稽素業之羸虛佐孝養於庭闈兮膽饔羞而惟時既效績於蠶織兮又恵撫于孤嫠母教嗃其孔嚴兮冀成子之令圖惟歲在於閹茂兮果奮翮於天衢高堂綵以解顔兮何忽掩袂而涕洟將吉凶之倚伏兮抑命運其若玆思遊子之千里兮目

欲瞑而先悲曽光榮之幾何兮倏與世而長辭嗟余義忝於通家兮聞哀音而悼咨悵繐帷之空寂兮聊絮酒以陳詞魂靈耿其有知兮或怳惚其來斯

祭俞母文

惟靈毓質茂族婉嫕夙成姆教孔淑柔順居貞爰惟來嬪室家是宜嗟方中道天奪之儀空閨守志矢死無二允迪綱常繄女而士藐彼遺孤紇紇靡怙載鞠載訓繄母而父孝養舅姑敬共饋祀服勤終始繄婦而子伶仃

自立垂三十年有子登庸克酬厥𫗦邑儒朝紳列上其事帝曰俞哉旌彼宅里明明令典風于四方烈烈大節侔古共姜爰以玆歲就禄京師綵鷁北飛言笑怡愉曾未煖席二豎搆厄明發悲懐南望絶息於乎哀哉其等托交令子雅欽懿聲謂宜食報多福永齡疇昔之旦訃音忽聞噭詞絮酒薄用申誠

祭王孺人文

惟靈英英蘭姿溫溫玉質敏慧而能裕婉順以有則謂

宜履和以介恒休遐壽以儀羣哲而奄然隕越是何報施之忒也且疾也㣲嗣未立莫視其湯藥殁也夫子又方守官都下莫視其含歛斯路人所共掩泣而况締交於其夫子有館閣之素者夫安得而不惻惻也然靈以純惠相其夫子卒策名偕榮有古令妻之風服勤茹辛孝養無怠安其夫子之心而以及於姑有古賢婦之徳夫於姑為賢婦於夫子為令妻斯古之所謂不死而靈之芳名懿行可以昭示於無極者也庶其有慰也夫庶

其有慰也夫於乎秋氣憯烈凉風其悲夜之方長營䰟何之爰思令淑悵瞻繐帷薦奠展誠申以哀詞

祭李太君文

惟靈體坤柔以貞順兮含窈窕之淑質揚令德之光華兮允昭明於壼則謇夙夜以恭共兮懼厥家之未立既祗奉於蘋蘩兮亦效績於蠶織法鳲鳩之平均兮藹慈誨之如一卒啓仲以奮芳兮振朝陽之彩翼漸金門而羽儀兮懋宣庸於石室帝申命以渥洽兮嘉有子之楨

國及耄齒之優游兮承章服之輝赫日含飴以弄孫兮
膺乡祜之秩秩宜康寧以無期兮何考終之遽及其等
偕令嗣以登朝兮雅景行於懿德誼夙敦於通家兮聆
哀音而同戚跽薦誠於一觴兮臨風悦以太息䰟耿耿
而有知兮庶來歆其髣髴

祭鄭碧河文

惟君有忠信敏達之資而成之以恬淡樂道之志有温
純爾雅之文而持之以寛博温厚之器然而器未試於

所受志未充其所至若連城之珍方剖璞而旋埋千里之乘未中道而先蹶豈良驥非世之所常育而名寶亦造物之所忌其等幸聯美於甲科獲羣游於中秘時考德而問業等與蘭之合契誓白首以永好諒異姓而同氣念疇昔之睽攜緬嶺海而遙睇杳魂夢之相依睠寤言而弗置悵音書之久寂謂道理之迢遞倏哀訃之東來驚彷徨而隕涕嗟良朋之我違傷仁賢之早逝聊緘詞以寄奠情愴怳而中熾於乎孰意夫城闉之判袂遂

永訣於當年而館閣之趨陪徒悲懐於隔世也

祭閔憲副文

惟公負倜儻之雄才兮蚤翺翔於藝圃擅二龍之英譽兮登天衢而並武始服政於秋臺兮懐欽恤而求生占刑書以平反兮帝載嘉其明清迺錫符以出守兮徽遺愛於前古覃千里之美化兮歌來暮於西土肆管鑰之攸寄兮撫介冑乎三關暢皇靈於朔陲兮威譕戢乎究奸遄解紱以歸來兮會未及乎暮齒托松菊以盤桓兮

遺浮榮於金紫歘鳳雛之飛騫兮發餘芳於桂枝方祺
福以壽豈兮忽與世而長辭其等偕令子以彙征兮夙
仰止於高躅聆訃音而驚涕兮傷哲人之無禄敬薦誠
於薄奠兮宣哀悰乎短詞靈耿耿其有知兮臨繐帷而
鑒之

祭陳封君文

惟靈肥遯玩世清標挺俗含璞埋光碩人之軸五湖之
濱姑胥之麓寄好漁弋卜鄰樵牧入倚槁梧出友麋鹿

盥濯巢流嘯歌鄭谷隱不違親義惟止足趨庭恵訓有
子式穀逌籍金閨光我邦族使楚來歸錦衣華轂夕膳
晨餐養猶及禄促駕趨朝王程孔肅帝嘉乃績恩輝遐
矚龍章鳳藻煌煌命服云何二豎搆此疢毒烏鳥陳情
歸途躑躅河清弗俟來歌往哭凡我逌家慕德伊夙聞
訃驚悼緘詞遠祝束帛瓣香鑒此心曲

銘

鄧時行墓誌銘

君諱用字時行號思齋其先自邑之興道鄉蓋塘橋徙居城南鍾英街族始分有諱思義者君之曾大父也思義生文信文信生鉞鉞字惟威實生君城南諸鄧世以鹽鐵賈販貲雄鄉里故子弟多習奢誕惟威尤落魄縱酒意氣傾時輩生計日縮君生六歲而孤母謝感年苦節恃君以老君幼亦秀穎知學母子朝夕相砥礪業舉子無所成即棄去為弟子師養薄而共愉愉如也惟威卒時遺金尚盈斤舉授所親俾營什一資薪水久之以

空劵見紿君雖甚悔恨終不以語人性軽潔几席書劍衣屨具有常度恬澹謙柔外若循俗無所可否而中心是非不爽毫髪其所交與雖賤微必盡欵曲初善沈度書晚亦喜為韻語暇則往來仙居梵宇間酬倡終日蕭然無營年七十三以嘉靖庚子三月二十八日卒其生則成化戊子八月十日也銘曰

元侯之功宜百代祀締昏王家漢宋龔軌爰及鍾英遺芳載嗣多藏厚亡迺以傳世植爾子孫羅山永峙

明故王孺人東氏墓誌銘

嘉靖乙未關中王子允寧與余同舉進士又同被選讀書中秘業比館試比席雅相慕重允寧時時為余說孺人賢既母太孺人來就養于京孺人從丁酉冬允寧以冊使出便道奉太孺人還關中孺人亦從遂留以養允寧以已亥春單車入復命再閱時而孺人之訃至矣允寧又詳綴其系行以屬余銘且謂余毋辭按孺人姓東氏祖思忠四川按察副使父魯兵部車駕郎中盖東氏

世衣冠以詩禮教家孺人習焉又雅性端靜不喜逐諸女子嬉戲祖母某姓恭人憐而撫之曰是兒有食禄相必得佳婿已而識允寧於焦碩人所孺人遂𡚒王氏碩人允寧祖母也故善某姓恭人歲時數相過從允寧以童子與往云比歸王氏業稍替時太孺人亦恩縮自疑吾新婦得無怏怏迺孺人承順委至共服惡茹糲無幾微不滿意諸所職愈慎以共太孺人用是嘖嘖嗟其遇内外姻久益敦和易于于至閨門嗃如也車駕君歿有

頃孺人兄弟議析業母柳宜人欲為孺人分使召不往
但持朱衣來遺稱宜人命孺人顧且笑曰朱衣耶秀才
安庸此即他日不能自衣耶卒以故封復其顧義不安
取類此贈檢討君之喪允寧方為弟子員意卓犖不能
俯仰于時時亦無問貴者遂踰年不克葬徒日夜深念
憂戚孺人知之輙裒常所御簪珥授使為資又輙手自
磔裂鎔之火示不意惜藉是葬始有日矣允寧涉艱久
取志益大以遠日務讀書為古文辭弍矻矻夜繼孺人

每坐傍側治女紅相之又稱説甘苦申儆無怠如是十數年而王子遂以成名得儆孺人有大助歟余又聞孺人知書有識度其發言往往當於事宜允寧不能詘也居常質約於世俗紛華了無健羨心即貴服食僕御一如其素人咸謂孺人宜享遐福乃竟止是悲夫孺人生正德丙寅九月二十一日以嘉靖己亥五月二十六日卒年三十四其年月日葬有二男子逢春長春皆不育銘曰

山石碌碌易毀惟玉羊腸之車夷道裂輻厥鞿並服胡寧爾獨茁茁蘭芽載茁載剥霜露夏零本是用梏有賢不福終始于鞠茲藏既卜爰復其璞我銘無文以綏令淑

王介婦華氏壙銘

余仲弟重道娶于華氏華氏婦以嘉靖庚子五月六日卒六月廿有三日訃始至京師余婦聞而驚且泣曰是曷宜有是是曷宜有是吾叔姒性婉靜端重宜壽迺不

壽耶自其未歸時媪有從華氏來者頗道其事父母孝謹有一弟一女弟愛甚習女事足不踰壼閾既歸與吾朝夕舅姑左右問衣上食每見益共或吾舅姑少不安樂輒踧踖共語意恐恐不自釋平居有所可否不妄發言亦不為大聲厲色蚤起盥櫛未竟已督諸女奴列坐治麻枲繹卉成布丈尺日有程雖寒暑無少怠冬非甚寒爐不火服飾不取費每昏時退自舅姑所使視叔姒何為方呼燈促筐篋剪紉紃組或夜分猶然其勤儉亦

天性也與吾居三數年無幾微方員異同有語各盡情實憂疾相恤喜相慶也族里往來者不謂吾二人非一姓焉比來京師又時時相念不少置聞既病猶數問伯姒何時當還庶幾一相見死乃竟不相見也余聞而悲之會仲弟以狀來徵銘其事八九相符且曰婦華氏系出南齊孝子寶大父頤父性傳邑庠生居興道鄉若干世為錫望族母江陰陳氏亦家世相埒其生為正德丙子十一月朔卒年二十有五為王氏婦八年凡五產子

三男皆不育惟二女子在先是婦多病每產輒病數請樹妾弟猶豫未果至是迺不彌月而產產八日而遂以卒余讀其辭又甚悲閔將以卒之明年二月二十一日權窆于慧山祖塋之次余父所命也乃敘而銘之銘曰女德曷徵觀于所聚宜爾家人異姓同志豈耶啚耶胡歸爾遽二十五年實命之以爾復爾魄玄室其處永即爾安尚不忘爾後嗣

明王介婦顧氏墓誌銘

介婦顧姓邑之膠山人封刑部員外郎諱盛章之孫承
事郎諱可賢之長女母繆氏其生以正德辛巳四月三
日年十六歸予季弟邑庠生望道生子女各一人皆殤
其卒以嘉靖庚子六月六日去予仲弟婦華氏之卒適
一月時予方在京師仲弟為婦請銘予哀而許之至是
予自京師歸季弟亦以狀請予益愴然不忍然不得辭
也按狀婦雅性儉素勤恪自其父家盛時以第宅輿馬
相高紛紜煜爚鼎食而綺衣牙籌滿前寂若無睹唯日

事紃組績紡必以身先服御不喜華靡既為予家婦綜理益勤閨門之政寀如尤能執婦道處妯娌以和雖僮僕羣卒數百指莫敢有煩言焉承事君之戹于訟也仇家多徒鴟張而虎視時又弗值良有司進退跋疐予弟蚤夜奔命稍稍廢學婦戚然不寧數相勞苦曰吾不能為緹縈如累君何已而承事君竟以憤懣發疾卒婦慟哭毀瘠見者歎曰誰謂承事君無子者承事君遺言畀以別宅一區及其鄉之田千畝婦不為意動閤歸吾父

語之曰而翁以無子故以是為汝分良宜顧而翁方不幸可因以為利耶婦涕泣唯唯退遂以田宅盡反諸毋氏無靳色於乎婦生長華族無侈汰驕盈之習共於從令郤數千金之資不為係戀此皆婦德所難者可不謂賢歟生二十年而竟夭死哀哉予父命以卒之明年二月二十一日與仲弟婦同窆于慧山之新阡異塋實藁葬銘曰

貨財既聚見所爭天下攘攘為利奔嗟爾婦德堪儀刑

千金一言敝屣輕生則無禄兮殁迺永寧

明故顧孺人墓誌銘

孺人太醫院御醫錢君春林配也錢君自嘉靖壬午以名醫起家至甲午遷御醫進直聖濟殿孺人從事京邸久之君有節菴翁之喪解去辛丑服闋始復來明年壬寅孺人迺又至至未幾卒七月二十六日也往余嘗與君同里居孺人之卒余吊之君既命其子玄齡奉其櫬歸吴卜葬於杜宇山之新阡粤癸卯某月日吉先期手

玄齡所乞翰林吉士嚴君所爲狀以泣請銘於余盖猶以同里故余不能辭也按狀孺人長洲名族有世德父伯和母陸氏夙稟懿訓婉嫕有儀御醫君既失前配遂而聘焉始君父世菴以弟節菴無子以君後節菴節菴翁素嚴毅厥配鄭孺人性亦專慤孺人相君周旋祗服弗怠外内咸安之逮君獲以禄養節菴翁孺人盡朝夕恪勤婦道有疾必親侍湯藥至籲天祈以身代君醫術既精明名傾搢紳間求療者戶屨雜襲孺人時時語君

醫生道也毋以緩亟毋以厚薄必盡其情使勿憾用是
君名又日大起孺人與有贊焉孺人雅性素約不為華
侈之飾經紀閫以内事具有恒度教其子玄齡輩動以
禮義待女若婦尤委悉有恩先是玄齡之婦卒孺人哭
之慟兩越月竟以不起人哀其慈云孺人生於弘治己
酉四月初三日春秋五十有四子男三長即玄齡順天
府學生娶沈河南布政杰孫女次昌齡太醫院醫士娶
張太醫院判承宗女次永齡娶張蘇州衛指揮使瑀女

女二長嫁蘇州衛鎮撫徐霑次嫁太醫院醫士張子貫孫男一好禮玄齡出孫女四俱幼銘曰

不知其婦言視其夫謙謙之度是惟刑于迺惠迺温婦婦姑姑委禄順終首丘于吴鐫石幽宫爾善永孚

表

封文林郎蕭山縣知縣東涯張翁墓表

於乎自先王之政不行而民始有不獲其所者生無養死無葬重之以水旱癘疫之灾則號呼顛踣僵腐於溝

壑之間者相隨屬也犬狐野豕白晝而爭人之胔而烏鳶翔於水上與河魚競飽雖有惻隱之心一過怵然哀之再見則習而忘焉其不仁甚者雖其親戚宗黨知舊知其主名居止而莫之相收恤夫固以為非已責也或諉曰吾力不足也余悲之久矣比數年來水旱癘疫不時作而民又非有所仰于寬政以生蒙袂而丐于市者屨大小相續然余行邑中則固無有死于道路者以為皆轉徙于四鄰則又非理矣既而聞諸邑人曰噫嘻此

張翁之德也翁司諫張君之父司諫君嘗令蕭山有惠政蕭山之民歌之天子嘉其最以為司諫未數月以直諫罷歸君之歸也翁迎謂之曰死諫爾職也然吾夫婦老矣天子以餘生畀汝此洪恩也他日則又曰吾嘗一入蕭山知汝有德於蕭山之民夫士茍可以澤物不必有禄位雖不能生死者然猶可以使其有歸而不憾汝其推蕭山之餘以惠吾邑之人終以毋怠乃出一圖授司諫君以墨規其上幾數千曰自今死無歸者必於我

乎棺每棺一人則於規中識月日焉期滿數乃更為圖有不及棺者傭貧人完而瘗之而優計其工於是貧人日覘伺其邑中之死而未藏者持鍤走翁所無遠近必如翁指乆之環數百里閒雖甚凶歲而水無流莩野無遺骼則翁之為之也於乎翁可不謂古之仁人哉余一日過司諫君問之前後所收已數千百人矣夫奪人於魚鳥狐犬之腹而壤庇之使游䰟殘魄各得其所安其德厚不啻能生死者而世顧莫之能行豈非以枯骨為

無知雖有禄位為民父母者猶或難之與余於是數嘆慕翁以翁為仁人也司諫君又每為余言翁少貧困學稍後時然有竒志鋭然欲以功名自見日夜誦讀至醫卜星歷堪輿佛老家言罔不涉獵性勤懿鄉人往往樂得翁為弟子師翁亦樂以其所嘗學與其所以教子弟者以教鄉人子弟故彬彬多成材平生外和内剛審於義利輕重之辨遇人無貧富貴賤皆能不失其意駅外氏之孤而衣食之有稱貸不能償者召而與之劵其喜

施而恤窮蓋亦素所志也司諫君之為蕭山也翁奉詔如其官封然終抑抑自將出不輿馬晩得痔病起居為艱司諫君嘗躬抱持之後又病欬逆每發必以十日晝夜有聲其少間也亦必十日乃復發如是者三年竟以乙巳閏二月癸未卒年七十三卒之前數日有喜祥既含斂四體猶柔軟識者以為翁好德之報云翁諱獻可字廷諫別號東涯配孺人周氏與翁同封子男一即司諫君選娶顧氏繼華氏鄧氏女二適朱仲武惠繡孫男

一應科娶尤氏女七許嫁庠生宋儒殤其次許鄭邦係華孟珍黄學憲吴申錫又其次許喻永齡亦殤又其次許余季弟信道司諫君與余父同登巳丑榜進士雅相契重故翁之葬司諫君欲得余文表諸墓隧余方以病謝文翰然義不可辭為書其常所敬慕於翁與所聞於司諫君者而歸之若其世系姻族與夫生卒歲月之詳則别有誌者不書

狀

唐氏行狀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戸科給事中曾可先生諱貴之孫永州府太守有懐翁之第三女也母贈宜人宜興任氏有懐翁與吾父同上春官一見相得甚有婚姻之約故孺人歸于我翁吾常禮法名家任宜人尤善綱紀内政愛而能教諸子女皆敏惠夙成孺人年五六歲時已解為纂繡紃組諸女工其兄應德君既就學則又效其佔畢習字書應德君喜其聰警每曰惜女不為丈夫

予當遂亢吾宗比長益知書識古今文雅性孝謹動必洛於姆訓自吾父母及妯娌姻族内外皆安之始入門猶及事吾祖贈户部主事約齋府君吾祖喜曰得婦若此足慰吾老眼矣予未有子孺人方盛年然數以為憂一日自歸寧從一女子俱還顧謂予曰君大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子吾故為君聘之既乃時時為理笄櫛膏沐飾容止唯恐其不得予意也歲庚子予兩弟相繼喪婦孺人適從予京師泣且請曰日所

以來以叔姒實朝夕吾舅姑側耳今安能久留此乎予遂以是歲陳情歸省又明年兩弟各繼有室孺人以復從予如京師將行吾父母撫予曰吾二人齒髮若此此別也無遠三載孺人聞之大感動至京逾數以歸期訊予予遲之孺人輒請前發曰以堅君志竟以甲辰三月歸歸時舟中人病寒熱者相繼孺人憂且悴故抵家未匝月而病病幾再旬而卒不起於乎哀哉孺人之既歸也吾父以舊所居嚻隘欲處之別宅孺人辭不可曰凡

所為歸者以奉吾大人耳即少遠左右其何以共婦事且非吾夫子意也孺人事予十七年從官者十年然服御一不改其素以予祿入之薄非歲時賓燕食不設重肉或予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為蔬具問之第曰吾適不喜肉耳至予所飲食滋味必手調或一飯數起閱病既憒索杯羹嘗之以為旨目女奴使進予所盖猶其平日事也於乎哀哉嘗言人生衣食各有定祿溢其分則易竭吾欲使常有餘故不敢取費耳於乎洒又終不祿也

豈予德薄而厚饗天故以為孺人畱耶予素簡默室中無外言然物情臧否或人事隱顯得失親賔往來禮文疏數之節取予進退之宜時以一二觀孺人孺人言之未甞不中肯綮也平居不為褻語惰容雖遇僮使亦無妄喜怒予有微過則孺人終日不自得或一事稍善未甞不從臾其間蓋孺人於予有友道焉終孺人之生蚤作夜思綜理纖悉予不復問門以内事然孺人必以請於予示有從也於乎孰謂天竟奪吾良友耶孺人生於

正德壬申五月朔以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卒年纔三十有三耳子男一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女二俱幼其一人母陸氏孺人故所聘也於乎予為薄禄所縻不克偕孺人以歸使攜諸兒遠涉數千里之險迺孺人之歿又不克一言與訣訃聞留滯數月始得歸則塵滿繐帷凉溫變節矣撫棺長慟竟何及哉竟何及哉獨計乞銘於聞人以為不朽之圖庶可少慰幽泉未瞑之目敢先宅穸之期而以請于下執事惟執事其憐而許之

具茨文集卷七